



感受到上海话的魅力，因此慢慢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风格”。

但不知从何时起，外界给他贴上了“沪语博主”的标签，还会批评他怎么不太讲上海话了。既然网友们对他有这样的期待，G 僧东在 2020 年初孵化出一个全新的账号——“好叫好伐”（上海俚语，意为“别闹”）。该账号定位“年轻人也喜欢的沪语频道”，采用“街采”的方式，内容聚焦上海本地人的生活。

作为上海人，G 僧东的 B 站简介为“捍卫上海文化”，他也常常以“野生上海文化大使”的身份为上海、为沪语发声。在他看来，文化传承不一定要气势磅礴，大开大合。有时候接地气的文化传承，就是在日常的点滴之中。去年，G 僧东拍的“上海人做的 278 件事”视频成为爆款，让新老上海人一起经历了一波回忆杀。

但即便是在这样正能量的视频底下，G 僧东的沪语发音也会受到某些人的攻击。“最多的就是说我洋泾浜、苏北腔。其实上海话一直在变化，所以很难会有固定标准，几乎每一个讲上海话的博主账号下面都会出现这样的冷嘲热讽。”G 僧东强调，“无论你是谁，上海话说得再怎么样，也不应该这样轻易地评价别人。首先，很不友好。其次，我脸皮比较厚，可能不在乎，甚至觉得我的上海话在同辈里已经属于中等偏上了，还会继续说。但对于很多上海年轻人来说，可能你说他一句，他就不再说上海话了。”

的确，在上海，1995 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不讲上海话，正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。在 G 僧东的团队里就有 2 人。他们不敢开口的原因令 G 僧东震惊之余，也茅塞顿开：“‘因为我是上海人，我上海话说不好很丢人。’现在的年轻人你不攻击他，他都羞于启齿了，你再说别人洋泾浜，你这不是在消灭上海话吗？”

记者注意到，现在网上给这类攻击者起了个名字叫“洋泾浜警察”，这说明越来越多的网友认识到，这种评价是不健康的。

“稍微有一点瑕疵，或者说‘不地道’，其实没有关系。语言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，以能听懂、沟通为标准。随着时代变化，必然有一些字音发生变化或错读。只要约定俗成，不影响交流，那就没问题。”丁迪蒙如是说。

保护传承上海话任重道远

如今，必须要保护和传承上海话已经达成共识。新的问题



张红玉在夜校上沪语课。

在于，怎样科学有效地去做。

近年来，上海不少大中小学，以及幼儿园都开设了方言选修课。这两年，上海市群艺馆坚持通过服务中青年的“市民艺术夜校”、服务青少年的“走进艺术之门”和“周末美育课堂”，开展沪语类培训课程，提升市民对上海话的了解和运用。

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前副主席张红玉曾在市民艺术夜校担任过“沪语体验班”的主讲教师。据她介绍，来上课的学员中，有人从小学开始就随父母到上海生活，上海话听得懂，但家里人不讲，没有开口的机会；有人在企事业单位工作，常常接待一些说着地道沪语的老人；有人同学、同事都是上海人，常常为聊天时别人特地为自己切换成“普通话频道”感到不自在……每个人学沪语的背后，其实都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，想要真正融入其中的朴素愿望。很多年轻人曾向本地朋友求教，但对方却不敢教，“他们觉得自己也说得不好，怕误人子弟”。

保护和传承沪语，也是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重点。张红玉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像市民夜校这样的培训课，几乎来上的都是外地人或新上海人。对于土生土长的沪上青少年，“长辈在家用上海话和他们交流，形成语言环境，反而更有效”。

朱贞淼也强调，学上海话要从娃娃抓起，让他们熟悉乡音，记得乡音，自信地讲上海话，“像我这一辈成长的环境里，家人、邻居、同学、同事等，大家都是用上海话在交流，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上海话思维。因此，不仅要靠两代家长在家中和孩子说方言，也要鼓励孩子和同龄人说方言”。

去年暑假期间，丁迪蒙在浦东南码头街道的社区文化中心培训沪语教师。据她介绍，参加的培训对象包括两类，一类是